

精校
古今醫案按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G] Chinese

Book of the

Dr. Peking Doctor

Copy of an ancient
ca 920 A.D.

~~Wang~~

in Chinese.

Shanghai,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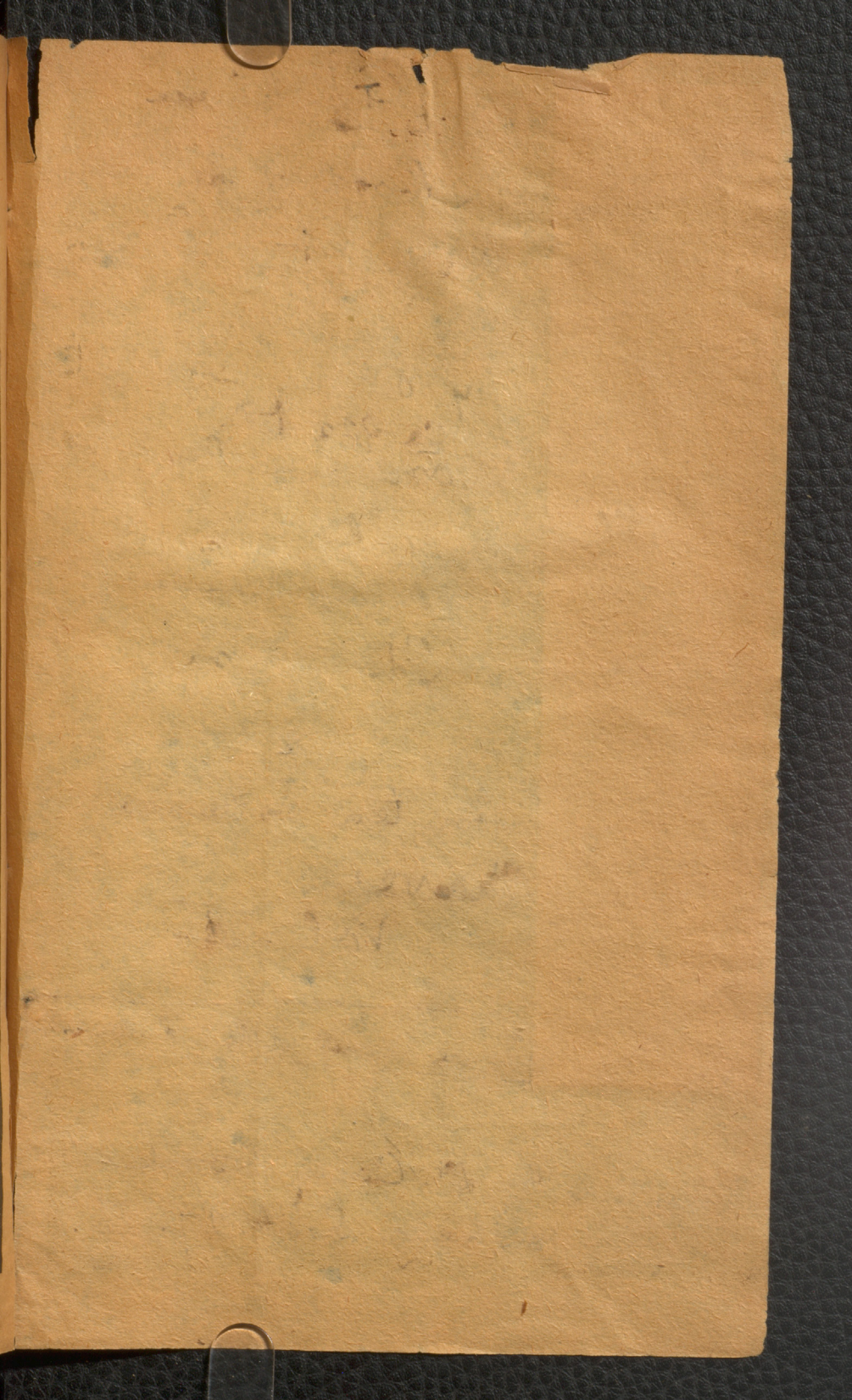
In ten volumes

~~Presented~~

Vol. I

To be bound with all covers

Presented by Dr. Casey Wood
Hongkong, Sept. 27. 26.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古今醫酉案按

己酉秋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各 種 醫 書 廣 告

- | | | | | | | | | | | | | | | |
|------------------------------------|--------------|--------------|---------------|--------------|---------------|---------------|---------------|----------------|---------------|--------------|--------------|---------------|----------------|------------------|
| ○ 醫學正傳
<small>印利中</small>
二冊 | ○ 醫學心悟
四冊 | ○ 醫林改錯
一冊 | ○ 醫鑿病書
二冊 | ○ 筆花醫鏡
二冊 | ○ 醫方集解
四冊 | ○ 三世醫驗
四冊 | ○ 醫門棒喝
十冊 | ○ 增補壽世保元
八冊 | ○ 工驗方新編
八冊 | ○ 湯頭歌訣
一冊 | ○ 大藥性賦
四冊 | ○ 本草三家註
四冊 | ○ 本草備要
五冊 | ○ 本草從新
四冊 |
| ○ 幼幼集成
六冊 | ○ 幼科三種
六冊 | ○ 外科圖說
四冊 | ○ 外科全生集
二冊 | ○ 外科秘錄
四冊 | ○ 寶太史外科
四冊 | ○ 祝由十三科
一冊 | ○ 竹林寺女科
二冊 | ○ 萬氏女科
二冊 | ○ 傅氏男女科
四冊 | ○ 李湖脈學
一冊 | ○ 王季脈訣
六冊 | ○ 沈氏遵生
二十冊 | ○ 徐氏十六種
十三冊 | ○ 陳修園十四種
二十四冊 |
| ○ 萬病回春
六冊 | ○ 四診扶微
四冊 | ○ 三指禪
二冊 | ○ 石室秘錄
四冊 | ○ 牛馬經
四冊 | ○ 痢症彙編
四冊 | ○ 痘疫論
一冊 | ○ 溫病條辨
四冊 | ○ 銀海精微
二冊 | ○ 眼科百問
二冊 | ○ 眼科大全
六冊 | ○ 引痘新法
一冊 | ○ 痘疹集成
八冊 | ○ 種痘新書
四冊 | ○ 保赤新書
二冊 |

自敘

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何變通之謂也巧固不能使人其實不出規矩人可即規矩以求巧而巧自無方是亦不啻使之矣醫之道將毋同自古迄今醫書多不勝紀一病必立一門一門必立數法究之法有盡病無盡一病之變已無盡或萃數病於一人之身其變更無盡醫之法於是乎幾窮蓋以法也者不過梓匠輪輿之規矩病不依規矩以為患醫第循規矩以為治常者生焉變者死焉轉恨醫之法未備也不知法豈能備要在乎用法者之巧耳聞之名醫能審一病之變與數病之變而曲折以赴之操縱於規矩之中神明於規矩之外靡不隨手而應始信法有盡而用法者之巧無盡也成案甚夥醫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儘可揣摩惜向來刊行醫案醇疵互收一為去取而巧者愈見此予所以復有古今醫案之選也惟是彼之所謂巧者自今視之猶規矩也倘執巧以為巧而不更加變通則巧反成拙故予於每條下妄據鄙見以按之

辨其真偽別其是非晰其同中之異表其青出於藍或綜數事為數語以彙括其大略或纂述舊說新說以補諸案之未逮隨選隨錄隨錄隨按不憚煩詞竊附舉隅之意第恐載籍極博見聞有限譬諸審曲面勢者能免斷而小之之譏乎然欲求巧於規矩敢不擇材以削鑿爰自甲午冬月為捉筆之始至戊戌春月乃得歲事時年已七十閱歷既多或片詞之可取爰付剞劂質之海內諸同志

乾隆四十三年歲在著雍閏茂之病月既望惺齋俞震書于酌古堂

敘

醫之有方案猶刑名家之例案也醫之書自靈樞素問仲景以及宋元明各家所述備矣理與法燦然大著顧人所以體驗之者何如耳同一病也隨人而異治同一病同一人也隨時而異治是豈書之所可盡乎執律以繩人罪其輕重出入必有例案醫之治病亦猶是也昔之人以所治者筆之於書後之人以其筆於書者萃而聚之精而擇之亦醫事得失之林焉輯醫案為成書明江氏有名醫類案 國朝魏氏有續名醫類案魏氏之書卷帙倍於江氏而未有刊行學者憾焉嘉善俞先生震生乾隆間以儒言醫與同邑沈氏堯峰齊名吾鄉姚君鏡侯為余言俞氏有古今醫案案一書刊後版即燬於火流傳無多幾如廣陵散矣余物色之有年前年始得其書讀之視江氏書抉擇尤精搜採至 國朝葉氏而止可謂備矣而案每有發明其圈點處尤啟發人意足以駕江氏書而上之無疑焉魏氏之續類案聞僅有鈔本余未之見海昌王夢隱以為體例未定蓋未成之

書也余懼是書之不傳於世因重付手民世之讀是書者必知是書之善而沈氏堯峰有醫經讀傷寒論讀二書今亦尠流傳唯女科輯要二卷海昌王夢隱敘而刻之吾吳醫名最盛者莫如葉氏其醫案之刻世所傳臨證指南一書編輯無法余欲汰其繁冗加區別而稍發明焉是有待於後日云光緒九年癸未夏吳江李齡壽

凡例

一是編彙選名醫成案所選必擇精當如江氏類案入選頗多亦不過十之三四其餘僅選十之一二而已此外見諸史傳及說部雜書或有新意或立奇法者間採一二條俾廣見聞

一所選皆有議論有發明之案庸淺及怪誕不經者概刪去其有病同而治同雖出兩人止錄一家同之中必取前輩或後輩之闡發勝於前輩則取後舍前亦無拘也

一治病所憑在脈故敘證而兼敘脈者始選之若不載脈象但侈治驗入選奚益蓋治病之難難於識病識病之難難於識脈也然集中間收不載脈者必辨證詳明或治法新奇或立論高超不得以不載脈象而棄之略備數條以擴識見

一前人案中或涉鄙俚矜誇之語概行削去祇存其脈症方論以為後人認病之法偶有文繁詞晦者僭為修飾之不敢竄改其意亦僅條達其

辭以便觀覽而已知我者諒不我罪

一近日名醫有年長於我者有年少於我者其治奇病著奇驗必錄之今併附入此皆生平目擊並非得之傳聞若得之傳聞者姑為闕疑不敢以誤傳誤

一成案以年代先後為編次間有顛倒者因病情相似連類以便覽年代所不計也至於稱謂前人或名或字或別號及鄉里就人所易曉者稱之不拘一律

一是編列為十卷各分門類以便查閱至門類十三科實未能全祇就昔人有成案者選之每門多寡不拘會心者聞一知十可推廣得其旨矣一各案引用之方不能備錄間有附於案中及案後者恐卷帙繁冗錄亦不詳嗣有古今經驗方按續出問世

一諸案所載病因證候用、立法定方用。有妙義者用密、議論精詳方藥切當者用密。至於敘脈及病因證候緊要關鍵處另用單。若

震自為按斷之語概不敢置句讀以俟高賢之教正

古今醫案按目錄

第一卷

中風

類中

傷風

中寒

傷寒

內傷併收在內另附勞復食復女勞復陰陽易

第二卷

溫熱病

瘟疫

大頭瘟

暑

溼

消渴

火

霍亂

泄瀉

傷食

不食

第三卷

癰

痢

瘧痢

呃逆

厥

瘧

疝

氣衝

眩暈

古今醫案按

目錄

第四卷

虛損

癆瘵

惡寒

發熱

血證

衄血

下血

溺血

汗

第五卷

七情

鬱

詐病

痰

痞滿

吞酸

嘈雜

嘔吐

噎膈

瘡

咳嗽

喘

喘脹

腫脹

第六卷

不寐

怔忡

癰

顛狂

鬼症

邪祟

遺精

便濁

五淋

溺閉

遺尿

小便瀉數

二便不通

便秘

交腸

百合病

人小人大

諸蟲

中毒

骨哽

誤吞金鐵

誤吞蟲

第七卷

頭痛

心脾痛

腹痛

腰痛

背痛

脇痛

膝痛

鶴膝風

腳氣

腳上諸證

面病

耳

鼻

髮脫眉落

目

咽喉

唇

口

舌

牙齒

第八卷

黃疸

身痒

麻木

痺

痿

癥瘕

積塊

前陰病

陽痿

陰吹

脫肛

痔

瘴氣

第九卷

女科

第十卷

外科

幼科

附卻病求嗣要訣

古今醫案按卷第一

嘉善俞震東扶翼輯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問若全較

賂南助賢

中風

唐書載許允宗初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脉沉而口噤允宗曰口不下藥宜以湯氣蒸之令藥入腠理周時可瘥遂造黃芪防風湯煮數十斛置床下氣如烟霧薰蒸之而得語遂起拜義興太守

震按書稱允宗醫術若神曾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即此條思慮巧矣

然僅可治真中風內經所謂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也邪從汗解故得語若概試諸不能言者決無效又按羅謙甫治史太尉冬月坐火爐左

側覺面熱左頰微汗旋出外因左頰疎緩被風寒客之右頰急口喎於右脉浮緊按之洪緩羅用升麻湯加桂枝白芷芫防兼灸地倉頰車穴此治風中陽明經之表證也趙僧判半身不遂語言不出神昏面紅耳聾鼻塞六脉弦數羅謂中藏者多滯九竅中府者多着四肢今藏府俱受邪先用三化湯行之通其壅滯使清氣上升充實四肢次與至寶丹安心養神通利九竅五日音聲出語言稍利惟行步艱難又刺十二經之井穴以接經絡隨四時脉症加減用藥百日方愈此治中腑兼中臟之裏證也皆風邪實證也張安撫半身不遂語言蹇澀自汗惡風痰嗽不寐羅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經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脉神先病也邪風加之動無常處治病必求其本邪氣乃服用加減冲和湯汗加黃芪嗽加五味其晝夜不睡因心事煩冗心火上乘陽分衛氣不得入於陰用硃砂安神丸遂得寐諸證漸減惟右肩臂痛經云虛與實鄰決而通之又云下陷者灸之為陽氣下陷入陰中故肩膊痛不能動宜以

火導之補之。乃於右肩臂上肩井穴先針。後灸。隔一月。再灸肩井。次於尺澤穴。各灸二十八壯。引氣下行。與正氣相接。遂能運動。仲夏用清肺飲子。秋分用益氣調營湯。全愈。此治中經兼中腑本虛標實之症也。許允宗所治。亦係本虛標實者。但病起於暴。故用蒸法。亦如通關散之取嚏。稀涎散之探痰也。

丹溪治浦江鄭君。年近六旬。奉養膏梁。仲夏久患滯下。又犯房勞。一夕如廁。忽然昏仆。撒手遺尿。目上視。汗大出。喉如拽鋸。呼吸甚微。其脉大而無倫。次部位可畏之甚。此陰虛而陽暴絕也。急令煎人參膏。且與灸氣海穴。艾壯如小指。至十八壯。右手能動。又三壯。唇微動。參膏成。與一盞。至半夜後。盡三盞。眼能動。盡二觔。方能言。而索粥。盡五觔。而利止。十數觔。全安。

震按此種病。今常有之。醫所用參。不過一二錢。至一二兩而止。亦并不知有灸法。無效。則諉之天命。豈能於數日間。用參膏至十餘觔者乎。然參膏至十餘觔。辦之亦難矣。惟能辦者。不可不知有此法。

趙以德云。余嘗治陳學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間。就倒仆。汗如雨。診之脉大而空虛。年當五十。新娶少婦。今又從跪拜之勞。役故陽氣暴散。正若丹溪治鄭義士之病同。急煎獨參濃湯。連飲半日。汗止。神氣稍定。手足俱縱。瘡而無聲。遂於獨參湯中加竹瀝。開上湧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已。以言慰之。遂笑復笑。五七日無已。時此哭笑者。為陰虛而勞火動。其精神魂魄之藏氣相併故耳。正內經所謂五精相併者。心火併於肺。則喜。肺火併於肝。則悲。是也。加連柏之屬瀉其火。更增荊瀝。開其閉。八日笑止。手動。一月能步矣。

震按此條與前條大同小異。而所以治其小異處。立言用藥。綽有精義。可見古人善能模倣成法。又不蹈襲成法也。以上所選實症虛症。分途異治。悞用則死。李士材所謂治中風者。必須分別閉與脫。二症明白。此下手第一要着。

丹溪治一婦人。年六十餘。手足左癱。不言而健。有痰。以麻黃羌活荊防南

星全蠍乳香沒藥木通茯苓桔朴甘草紅花為末。酒下。未效。時春。脉伏而微。又以淡鹽湯入韭汁。每早一碗。吐之。至五日。仍以茯苓白朮陳皮甘草厚朴菖蒲。日進二服。又以川芎豆豉山梔瓜蒂韭汁鹽湯。吐甚快。後以四君子湯服之。另以川歸酒芩紅花木通厚朴粘子蒼朮南星牛膝茯苓為末。酒糊丸服。十日後微汗。手足微動而言。

震按前條脫症脉大無倫。此條閉症脉伏而微。非有確見。敢用此兩路重藥乎。須知症與脉宜合。奉如此條左癱不言矣。而健又有痰。其得間在此。與浦江洪宅婦病瘧無脉條相似。

又按丹溪治肥人中風。口喎手足麻廢。左右俱作痰治。以萋貝南星橘夏二朮芩連栢荆防。羌活桂枝威靈仙甘草花粉等。好喫麵。加附子煎入竹瀝薑汁更稍加酒行。經此大法也。故治中風二十六案。用此加減者甚多。其餘以四君六君。或合四物。或再加連栢茂防天麻僵蠶竹瀝等。或合風藥。更有加全蠍地龍者。又有用小續命湯搜風湯羌活愈風

湯烏藥順氣散蘇合香丸者皆不載脉象若何何以效法故不並錄。
虞恒德治一婦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得中風暴仆不知人事身僵直口
噤不語喉如拽鋸水飲不能入六脉浮大弦滑右甚於左以藜蘆末一錢
加麝香少許灌入鼻竅吐痰升許始知人事身體略能舉動急煎小續命
湯倍麻黃連進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漸甦醒能轉側但右手足不遂語言
蹇澁復以二陳湯加芎歸芍藥羌防等合竹瀝薑汁日進二三服若三四
日大便不利則不能言語即以東垣導滯丸或潤腸丸微利之則言語復
正如此調理至六十餘得他病而卒。

震按此條與上丹溪案俱以實邪治而效可見辨證宜真不得專守景
岳非風之論先有成見在胸也如薛立齋善於用補而治艾郭武牙關
緊不能言左體癱口眼牽動神昏欲絕六脉沉細而瀼謂比中寒濕非
中風也亦用吐痰藥及至寶丹繼以五積散加木香南星附子而人甦
後大便洞利痰積而全愈臨斯證者治虛寒治風痰固宜對勘。

薛立齋治一人年六十餘素善飲酒兩臂作痛服祛風治痿之藥更加麻木發熱體軟痰湧腿膝拘痛口喑語澁頭目暈重口角流涎身如蟲行癢起白屑立齋曰臂麻體軟脾無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攝也口斜語澁脾氣傷也頭目暈重脾氣不能升也癢起白屑脾氣不能榮也遂用補中益氣湯加神麩半夏茯苓三十餘劑諸症悉退又用參朮膏而愈

一婦人懷抱鬱結筋攣骨痛喉間似有一核服烏藥順氣散等藥口眼喎斜臂難伸舉痰涎愈甚內熱晡熱食少體倦立齋云鬱火傷脾血燥生風所致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形體漸健飲食漸加又服加味逍遙散十餘劑痰熱少退喉核少利更用升陽益胃湯數劑諸證漸愈但臂不能伸此肝經血少用地黃丸而愈

秀才劉允功形體魁偉不慎酒色因勞怒頭暈仆地痰涎上湧手足麻痺口乾引飲六脉洪數而虛薛以為腎經虧損不能納氣歸源而頭暈不能攝水歸源而為痰陽氣虛熱而麻痺虛火上炎而作渴用補中益氣合六

味丸治之而愈。其後或勞役或入房。其病即作。用前藥隨愈。

憲幕顧斐齋。左半身并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湧。王竹西用參芪大補之劑。汗止而神思漸清。頗能步履。後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腫脹甚大。補墜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腎脉洪大。而數重。按則軟濇。立齋朝用補中益氣湯。加黃柏。知母。麥冬。五味。煎送地黃丸。晚用地黃丸。料加知栢。數劑諸證悉退。但自弛禁。不能全愈耳。

震按此四案理精法密。學者所當熟玩。

車駕王用之。卒中昏憤。口眼喎斜。痰氣上湧。咽喉有聲。六脉沉伏。此真氣虛而風邪所乘。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即甦。立齋曰。若遺尿撒手。口開。鼾睡。為不治。用前藥。亦有得生者。夫前飲。乃行經絡。治寒痰之藥。有斬關奪旗之功。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馭其邪。而補助真氣。否則不惟無益。適足以取敗矣。

震按此治中寒寒痰壅塞氣道之藥。肥人脉沉伏。無火象者。可用之。若

脉微細者必加人參實非中風藥也折肱漫錄云三生飲施於中風之寒症妙矣或有虛火衝逆熱痰壅塞以致昏憤顛仆者狀類中風恐烏附非所宜服立齋治王進士失於調養忽然昏憤謂是元氣虛火妄發挾痰而作急灌童便神思漸爽更用參芪各五錢芎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炙草各一錢服之少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補湯加麥冬五味治之而安予從弟履中年方強仕以勞心憂鬱而得斯證痰升遺溺眼斜視逾時不醒竟類中風亦灌以童便而甦此等證候皆火挾痰而作斷非三生飲所可治者并薑湯亦不相宜也同一卒然昏憤而所因不同須細審之

太平廣記載唐梁新見一朝士診之曰風疾已深請速歸去其朝士復見鄜州高醫趙鄂診之言疾危與梁說同惟云只有一法請喫消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絞汁而飲到家旬日依法治之而愈此亦降火消痰之驗也

孫東宿治程曉山年四十誕辰慶賀宴樂月餘忽謂孫曰近覺兩手小指及無名指掉硬不舒亦不為用口角一邊常牽扯引動幸為診之六脉皆滑大而數浮而不斂其體肥其面色蒼紫乃曰據脉滑大為痰數為熱浮為風蓋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君善飲故多濕近又荒於色故真陰竭而脉浮此手指不舒口角牽扯中風之兆也所喜面色蒼紫其神藏雖病猶可治切宜戒酒色以自保愛立方用二陳湯加滑石為君苓連為臣健脾消痰撤濕使從小便出加胆星天麻以定其風將竹瀝薑汁三棗三晒仍以竹瀝糊丸取竹瀝引諸藥入經絡化痰外又以天麻丸滋補其筋骨標本兩治服二料幾半年不惟病痊且至十年無恙迨五十歲賀壽如舊召妓宴樂亦如舊甘酒嗜飲荒淫而忘其舊之致疾也手指掉硬口角牽引尤甚月餘中風右體癱瘓矣再邀孫診之脉皆洪大不斂汗多不收呼吸迫促孫曰此下虛上竭之候蓋腎虛不能納氣歸元故汗出如油喘而不休雖和緩無能為矣閱二十日而卒

震按醫書謂凡人大指次指麻木不仁者三年內須防中風當遠房幃絕嗜慾戒醇酒厚味以杜其患觀此案可為養生者之金鑑矣。

東宿曰潘見所年四十七微覺陽痿其脉上盛下虛上盛為痰與火下虛為精元弱宜戒色慎怒恐痰生熱而熱生風將有中風之患次年中秋連宵酒色渠於色後慣用鹿角膠三錢人參一錢酒送下至是加倍服之十七日左手陡然顫動重不能舉十八日左邊半體手足皆不用矣予始觀面色赤口微喎向右唇麻左癱診之左弦大右滑大先用烏藥順氣散一貼服後昏睡半日醒覺面更加赤喎亦稍加知痰盛使然即以二陳湯加全蠍僵蠶天麻黃芩石菖蒲紅花秦艽煎沖竹瀝薑汁一日兩進晚更與活絡丹服至第六日手指稍能運動足可依棹而立予喜曰機動矣改用歸芍六君子湯加紅花鉤藤天麻竹瀝薑汁服二十貼行可二十步矣手指先麻木不知痛癢至是能執物繼用天麻丸五子全鹿丸調理幸其斷酒絕慾百日全愈此證予歷治歷效者良由先為疏通經絡活血調氣然

後以補劑收功。惟經絡疏通，宿痰磨去，補之必效。此治類中風之法也。

震按此條先散後補，亦緣病初無卒仆昏愢之症，且脈滑大，故可從容施治耳。若云必先疏通經絡，磨去宿痰，然後補之得效，又屬呆板方法矣。

楊季衡稟豐軀偉，年近七旬，得半身不遂，證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喎，昏厥遺溺，雲間施笠澤以參附療之，稍安。喻嘉言曰：其脈軟滑，中時帶勁，疾是痰與風雜合之症。又內熱與外寒雜合之症，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膏粱蘊熱，久蒸脾濕，為痰痰阻，竅隧而衛氣不周，外風易入，是以雜合而成是症。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氣以運出左半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盡也。或曰痰熱先宜中右，何以反中左？既已中右，何以反治右耶？喻曰：此正病機之最要者。向為丹溪等說病在左血多，右氣多，教人如此認症，不知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可偏執哉！况左半雖血為主，非氣以統之，則

不流。右半雖氣為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病在一偏者，治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譬之樹木有偏枯者，將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榮茂而固，以條暢其枯者乎？此證之脉軟為虛，滑為痰，勁疾為風，病因雜合，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盡無窮之變。參朮是主藥，冬月佐乾薑附子，以暫撤外寒，而內熱反得宣洩。春夏秋則佐以羚羊角、柴胡、知母、石膏，使內蘊之熱不與時令之熱相蒸灼，再刺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痰虛風久而成癘也。

震按：偏枯昔人多謂左屬血虛，右屬氣虛，自得嘉言之論，其理始明。而隨時換藥，及刺四末，尤見巧妙。因思幼讀內經至九宮八風篇曰：風從太乙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聖人避虛風，如避矢石，豈非確指外風乎？又云：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為擊仆偏枯。擊仆者，如人被擊而仆，即今之卒倒者是。擊仆以偏枯連舉，則猝倒而不偏枯者，非中風矣。但所謂三虛者，乘年之衰，逢月

之空失時之和。是運氣時令之虛而非人身之虛也。何以中風皆作人
虛治乎。及讀生氣通天論曰。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
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又云。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又曰。虛邪
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容其形。是確指虛人而後中於虛風也。然
猶係因虛受風。故靈樞又有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之說。偏枯難
療。二語盡之。再讀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痺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
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條暗包痰飲濕熱陰虛陽虛諸候。并未嘗偏
中於邪風矣。蓋肥貴人自然慎避邪風而膏粱之變風從內生。劉李朱
三家從此悟入。大凡治病必求於本。擊仆偏枯以虛為本也。○劉宗厚
玉機微義曰。予嘗居涼州。卽漢之武威郡也。其地高阜。四時多風。少雨。
土藝黍粟。引泉灌溉。天氣常寒。人之氣實腠密。每見中風暴死者有之。
蓋折風燥烈之甚也。時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甘州城外路
死者甚眾。予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旨。不誣人。未經

其所雖讀經文莫不有疑者也醫可易言哉又王肯堂靈蘭要覽曰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而不起床者二年矣人皆傳其必不起過數月遇諸途訊之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服命家人煎進十全大補湯卽覺清明遂服之決數日能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服順氣疎風之散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法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遲使吾早為之當不至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採焉讀此二則益信塞外多真中江南多類中劉李朱三家之說張景岳非風之論洵為軒岐功臣至明季繆仲淳立論謂真陰虧而內熱甚者煎熬津液凝結為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亦致猝然僵仆類中風症此卽內虛暗風初用清熱順氣開痰次用治本或益陰或補陽其藥以二冬二地菊花枸杞胡麻桑葉首烏栢仁蒺藜花粉參芪歸芍鹿茸虎骨

膠霞天膏梨膏竹瀝桑瀝人乳童便等出入互換另製機杼今臨症指南中風一門大半宗此又可補劉李朱張所未備矣至喻西昌論侯氏黑散謂用礬石以填充竅堵截風路此好奇之談最足悞人夫藥之入胃不過氣味傳佈臟腑經絡耳豈能以礬嵌刷之耶冷食四十日藥積腹中不下腸胃誠填塞矣穀不納而糞不出將如之何學醫者慎勿妄試。

類中

王節齋治一壯年忽得暴病如中風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王偶遇問之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證遂教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碗而愈。

鄭顯夫年六十餘因大怒遂昏仆四肢不用丹溪曰怒則火起於肝手足厥陰二經之氣閉而不行故神無知怒甚則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故手足不用乃以連栢瀉其上逆之火香附降其肝氣一二日神智漸回再調其

氣血全愈。

有一婦人先胸脇脹痛後四肢不收自汗如雨小便自遺大便不實口緊目瞶或以為中臟甚憂請詳立齋視之曰非也若風既中臟真氣既脫惡證既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脉左三部洪數惟關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剋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證頓減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

太史楊方壺夫人忽然暈倒醫以中風之藥治之不效迎李士材診之左關弦急右關滑大而奕本因元氣不足又因怒後食停乃進理氣消食藥得解黑屎數枚急改用六君子加薑汁服四劑而後暈止更以人參五錢茂朮半夏各三錢茯苓歸身各二錢加減調理兩月即愈此名虛中亦兼食中。

給諫晏懷泉夫人先患胸腹痛次日卒然暈倒手足厥逆時有醫者以牛黃丸磨就將服矣士材診之六脉皆伏惟氣口稍動此食滿胸中陰陽痞隔升降不通故脉伏而氣口獨見也取陳皮砂仁各一兩薑八錢鹽三錢煎湯灌之以指探吐得宿食五六碗六脉盡見矣左關弦大胸腹痛甚知為大怒所傷也以木香青皮橘紅香附白朮煎服兩劑痛止更以四君子加木香烏藥調理十餘日方瘥此是食中兼氣中

震按此二條與節齋丹溪所治同中有異是善學古人者故並錄之

章仲輿令愛在閣時昏暈不知人蘇合香丸灌醒後狂言妄語喃喃不休士材診之左脉七至大而無倫右脉三至微而難見正所謂兩手脉如出兩人此祟憑之脉也綠帶繫定二大拇指以艾炷灸兩介甲至七壯鬼即哀詞求去服調氣平胃散加桃奴數日而祟絕此即惡中也

易思蘭治瑞昌王孫毅齋年五十二素樂酒色九月初夜起小解忽倒地昏不知人目閉氣粗手足厥冷身體強硬牙關緊閉諸醫有以為中風者

有以為中氣中痰者用烏藥順氣散等藥俱不效。又有用附子理中湯者愈加痰響。五日後易診之。六脉沉細緊滑。愈按愈有力。乃曰。此寒濕相搏。瘕症也。瘕屬膀胱。當用羌活勝濕湯。其兄宏道問曰。病無掉眩。知非中風。然與中氣中痰夾陰三者相似。先生獨云瘕病。但吾宗室之家。過於厚暖者有之。何由得寒濕而成瘕病耶。易曰。運氣所為體虛者得之。本年癸酉歲火不及寒水侮之。季夏土旺。土為火子。即能制水。七月八月。主氣是濕。客氣是水。寒水得令。不伏土制。是以寒濕相搏。太陽氣鬱而不行。其證主項背強直。卒難回顧。腰似折。項似拔。乃膀胱經瘕病也。其脉沉細緊滑。沉為病在裏。細為濕緊。為寒中。又有力而滑。此寒濕有餘而相搏也。若虛證之脉。但緊細而不滑。若風脉當浮。今脉不浮而沉。且無掉眩等證。何為中風。若痰氣之脉不緊。今脉緊而體強直。何言中氣中痰。瘕病詩云。強直反如弓。神昏似中風。痰流唇口動。瘕癱與癰同。乃先以稀涎散吐痰一二碗。昏憤即醒。隨進勝濕湯六劑全愈。以八味丸調理一月。精氣復常。

震按類中有十種曰中氣中食中寒中暑中濕中惡中疝中瘴瘵中虛中散見諸書當蒼萃而詳辨之其異於中風者雖卒倒昏憤而無偏枯喎斜也其治之異於中風者惟虛中宜補而餘皆不宜補也祇在臨證時審其輕重淺深耳至如名醫類案有虛風一門臨證指南有肝風一門總不出繆氏內虛暗風四字類案謂陰虛者涼肝補腎陽虛者溫肺健脾誠為要言然其法已備於中風門中似不必另立名色至指南所載泄木安胃鎮陽熄風濁藥輕投辛甘化風種種妙義直駕古人而上之又洗繆氏之髓者矣特是議論雖精仍屬景岳所謂非風之治法耳集書者以一類而分二門未免頭上安頭之病

傷風

江少微治黃三輔年踰四旬醉飲青樓夜卧當風患頭痛發熱自汗盜汗飲食不進醫治十餘日罔效診得六脉浮洪重按豁然此飲酒當風名曰漏風投以白朮澤瀉酒煎服而熱退汗仍不止心口如冰此思慮所致與

歸脾湯加麻黃根桂枝十服而愈頭痛不已用白蘿蔔汁吹入鼻中立止
張路玉治沈懋甫仲子年十七每傷風卽吐血夢洩此肝藏有伏火火動
則招風也蓋肝為藏血藏魂之地肝不藏則血隨火炎魂不寧則精隨夢
泄遂與桂枝湯加龍骨牡蠣四劑而表解血止桂枝湯主和營散邪加龍
牡以鎮肝安魂封藏固則風不易入魂夢安則精不妄動矣若以其火盛
而用知栢之屬鮮有不成虛損者

震按傷風是輕病然有傷風不醒卽成癆之說今人犯此者甚多大約
喜於色慾及常多夢洩之輩內經謂勞風法在肺下太陽引精者三日
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效出青黃涕如膿不出則傷肺死蓋引精者
腎臟充固太陽引少陰以內守而自為外拒邪從痰出不致內留傷肺
也不精卽久不藏精之義腎臟虧乏太陽餒而無援邪留難去傷風所
由不醒也昧者峻用發散不知人愈虛邪更易入也或竟用滋補不知
邪未清補之適以助長也此中之權衡在於醫者此際之調理在於本

人耳

附傷風戴陽症。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自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西昌診之。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症。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信。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為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由。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躁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證。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中寒

吳球治一人。暑月遠行。渴飲泉水。至晚以單席陰地上睡。頃間寒熱吐瀉。不得身痛如刀刮。醫曰。此中暑也。進黃連香薷飲。及六和湯。隨服隨厥。吳診其脉細緊而伏。曰。此中寒也。眾皆笑曰。六月中寒。有是事乎。吳曰。人肥

白。素畏熱。好服黃連及益元散等涼劑。況途中飲水既多。又單席卧地。寒邪深入。當以附子理中湯。大服乃濟。用之果效。

震按中寒一門。喻嘉言論之最精。然此證易辨。無甚詭幻。惟內寒外熱。格陽戴陽者。不可認錯。此又當於傷寒門細研之。蓋中寒與傷寒不同也。類案載一木商。久立風雨。溼地衣服盡濡。患寒熱交作。遍身脹痛。欲人擊打。莫知為何病。服藥罔效。忽思燒酒熱飲。數盃覺快。數飲至醉而愈。可見中寒之易治矣。又載吳御醫治富翁中寒。用生附子三枚。重三兩。作一劑。他醫減半進之。病遂已。吳復診。已知之。曰。何減吾成藥也。吾投三枚。將使活三年。今止活年半耳。後年餘復發而卒。此等邪說。殊不可信。夫藥以治病。中病即止。太過則變生他病矣。是人服附子枚半。病已愈。則不宜多至三枚也。若必須三枚。則枚半未能愈其病也。乃云吾投三枚。使活三年。是以之延年。非以之治病。何不投三十枚。俾活三十年乎。

傷寒

許學士治鄉人邱生者病傷寒發熱頭痛煩渴脉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許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曰尺中遲者營氣不足未可發汗用建中湯加當歸黃芪翌日脉尚爾其家索發汗藥言幾不遜許忍之只用建中調營而已至五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故為醫者當察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取效暫時虧損五臟以促壽限何足貴也

南史載范雲初為梁武帝屬官時武帝有九錫之命雲忽感傷寒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問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瘥甚易正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於是先以火煨地佈桃葉鋪席置雲其上頃刻汗出以溫粉撲之翌日遂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欲速愈者耶故書此為戒

一人病傷寒大便不利日晡潮熱兩手撮空直視喘急更數醫矣許曰此誠惡候見之者九死一生仲景雖有證而無治法況已經吐下難於用藥勉強救之若大便得通而脉弦則可生乃與小承氣一服大便利諸疾漸退脉且微弦半月愈或問曰下之而脉弦者生此何謂也許曰仲景云循衣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視脉弦者生瀆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承氣湯主之予觀錢氏直訣云手循衣領及捻物者肝熱也此症在仲景列於陽明部蓋陽明者胃也肝有熱邪淫於胃經故以承氣湯瀉之且得弦脉則肝平而胃不受剋所以有生之理也

附婁全善曰嘗治尋衣撮空得愈者數人皆用大補氣血之劑惟一人兼調振脉代遂於補劑中加桂二分亦振止脉和而愈

一人病傷寒初嘔吐俄為醫下之已八九日而內外發熱許診之曰當用白虎加人參湯或曰既吐復下宜重虛矣白虎可用乎許曰仲景云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蓋始吐者熱在

胃脫。今脉洪滑。口大渴。欲飲水。舌乾燥而煩。非人參白虎不可也。

一人病傷寒。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以小柴胡與之。不除。許曰。脉洪大。而實。熱結在裏。小柴胡安能去之。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三服而病除。

一人太陽症。因發汗不止。惡風。小便數。足攣急。屈而不伸。脉浮而大。許曰。此證在仲景方中有兩條。大同小異。一則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一則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一屬漏風。小便難。一屬有汗。小便數。不可混治。此當用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芍藥甘草湯。足便得伸。

一舟子傷寒發黃。鼻內痠痛。身與目如金色。小便赤而數。大便如常。或欲用茵陳五苓。許曰。非其治也。小便和。大便如常。則知病不在臟腑。今眼睛疼。鼻痠痛。是病在清道中。若下大黃。必腹脹為逆。宜用瓜蒂散。先含水次搖之。鼻中黃水盡。乃愈。

一武官為寇執置舟中。橫板數日。得脫。乘飢恣食。良久解衣。捫虱。次日遂傷寒。自汗。而膈不利。一醫作傷食而下之。一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許診之。曰。太陽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法也。指令醫者治此藥。一吸喘定。再吸。熱汗出。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醫曰。某平生未嘗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此。

一婦人患熱入血室證。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藥。延滯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小柴胡湯。許曰。小柴胡已遲。不可行也。惟刺期門穴。斯可矣。予不能針。請善針者治之。如言而愈。或問曰。熱入血室。何為而成結胸也。許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滴來。適斷。邪氣乘虛而入血室。血為邪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謔語。而見鬼。復入臆中。則血結於胸也。何以言之。婦人平居血藏於肝。未受孕。則下行為月水。既婚。則中畜以養胎。已產。則上壅以為乳。皆此血也。今邪氣畜血。併歸肝經。聚於臆中。結於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湯劑可及。故當刺期門也。

震按仲景傷寒論猶儒書之大學中庸也。文詞古奧。理法精深。自晉迄今。善用其書者。惟許學士叔微一人而已。所存醫案數十條。皆有發明。可為後學楷模。惜限於卷帙。不能全錄。留此數則。以窺一斑。

項彥章治一人。病發熱惡風。自汗。氣奄奄。勿屬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劇。項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以補中益氣進之。醫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甚。必死。此藥矣。項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煽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云。勞者溫之。損者益之。飲以前藥而驗。

震按名醫類案有內傷一門。此條亦在其內。但予細觀諸案。所敘病證。皆與傷寒彷彿。則其病之為傷寒。為內傷。惟在醫者之能辨耳。非另有一種情形也。東垣內外傷辨。殊不足憑。諸案皆以脉為辨。大抵內傷之脉。皆虛大無力。或微數無力。其藥不外補中益氣湯。甘溫為主。有風寒加入表藥。有停滯加入消導。有火亦加一二味涼藥。無他奇巧。故今採

取數條編入傷寒溫暑各門。刪去內傷免滋眩惑。外感風寒者傷其形。故曰傷寒。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者傷其氣。故曰內傷。此言受病之原也。及其為病。一般發熱頭疼。惡風惡寒。甚則痞悶譫妄。豈可就其述病原。而作憑據。醫者見得真。乃能分晰之。曰彼是傷寒。此是內傷。亦如傷寒一門。為虛為實。為熱為寒。頭緒紛紜。聽人審辨。故區而別之。不若彙而參之。之有所得也。

李東垣治西臺掾葛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東垣初不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之故。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曲隱於經絡之間。或更大熱之藥。求以去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宜用溫藥之升陽。行經者。或難曰。悞用大寒。若非大熱。何以救乎。李曰。本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果如其言而愈。

震按東垣所謂溫藥之升陽者。想即桂枝乾薑細辛川芎羌防升柴之

類耳。悞於寒藥而不急救，以熱藥，有此一法。

馮內翰之姪櫟，年十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東垣診之，脉雖七八至，按之不鼓擊，內經所謂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陰盛格陽於外，非熱也。與薑附之劑，汗出而愈。

附劉宗厚曰：此與王海藏治狂言發癩，身熱脉沉細，陰症例同。東垣又有治腳膝痿弱，下尻醫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數有力，為火鬱於內，逼陰向外，名陽盛拒陰，用苦寒下之者。此水火微兆之微脉證治例之妙也。

王海藏治侯輔之病，脉極沉細，內寒外熱，肩背胸脇斑出十數點，語言狂亂，或曰發斑，謔語非熱乎？王曰：非也。陽為陰逼，上入于肺，傳之皮毛，故斑出，神不守舍，故錯語如狂，非謔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之，須臾冷透如冰。與薑附等藥二十餘兩，乃大汗而愈。後因再發，脉又沉遲，三四日不大便，與理中丸，三日內約半觔，其疾全愈。侯公之狂，非陽狂之狂，乃失神之狂。

卽陰虛也。

附準繩載一人傷寒七八日服涼藥太過遂變身涼手足厥冷通身黑斑惟心頭溫暖診其六脉沉細昏沉不知人事亦不能語言狀似尸厥遂用人參三白湯加熟附子半枚乾薑二錢服下一時許斑色漸紅手足漸暖而甦醒然黑斑有因餘熱不清者又當以黃連解毒竹葉石膏湯調之而愈。

羅謙甫治南省參議官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間赴大都路感傷寒證邊羅治之兩手脉皆沉數外證却身涼四肢厥逆發斑微紫見於皮膚唇及齒齦破裂無色咽乾聲啞默默欲眠目不能閉反側不安大便閉結此證乃熱深厥亦深變成狐惑其證最急詢之從者曰自初病感冒至今服發汗藥汗出極多漸至於此羅曰平昔膏粱積熱於內已燥津液又兼發汗過多津液重竭因轉屬陽明故大便難也急以大承氣下之得更衣再用黃連解毒湯病減大半復與黃連犀角湯數日而愈。

附準繩載一婦人狐惑聲啞多眠目不閉惡聞食臭不省人事半月後又手足拘強脉數而微細先與竹瀝薑汁一盞服之忽胸中有汗腸鳴即目開省人事遂用參朮歸陳入竹瀝薑汁飲之五六貼而愈震按同是狐惑證虛實不同如此故並錄以便參考。

浙東憲使曲公病召滄洲翁呂元膺往視翁察色切脉則面帶陽氣寸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菴而神懾血為熱所搏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脉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黄俟其胃實以承氣湯下之愈。

震按許學士以尺脉遲弱為營氣不足呂滄洲以左尺不應為天和脉二義亦皆古書所載非二公新得而引證恰當各奏功效由於診候熟而心思靈也。

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六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人也。弗與藥。呂元膺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頰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紋。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熱邪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瀆之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愈發斑無脉。長沙所未論。元膺蓋以意消息耳。全本然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脉虛自汗。進真武湯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元膺問死期。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告其家曰。此必榮熱致斑。而脉伏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痛。拒按為進化。斑湯半劑。即斑消。脉出。復用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血。後三日腹又痛。遂用桃仁承氣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

震閱二案而知發斑畜血有脉伏之一候。然竊思斑未出而脉伏。理或

有之。斑既透矣。何以必待化斑。脉始復耶。吳又可。有脉厥之說。用承氣微下。則脉出。與此用白虎彷彿。但發斑脉伏。勢亦可畏。上條妙在語言不亂。次條雖神昏如睡。由於誤服真武。故皆憑證以醫之。翁云。見斑則應候。思及畜血。已勉強矣。發斑情形。種種不同。再附數條。以備覽雲。間懷抱竒治。一婦。夏月飲火酒。煩熱面赤。發斑。診其脉。絕無懷曰。此火鬱而熱極。用桅豉湯。加葛根。厚朴。黃連。清之。斑大出。而脉遂見。恰與此條大同小異。又一人。傷寒過經不解。徧體黑斑。唇口焦枯。脉大便秘。以三黃石膏湯飲之。痊。此可與準繩所載黑斑一條合觀之。又一婦。熱入血室。後發斑點。以小柴胡湯加生地丹皮。獲愈。又一人。身熱發斑。胃有停滯。脹悶不堪。用枳朴消導藥。而斑出。熱退。因信朱奉議所謂。凡見斑不可專以斑治。須察脉之浮沉。病之虛實。而分別用藥。具至言也。憶昔年。婁縣小港。葉念劬兄。身熱發斑。不透。羣用提斑藥。無效。予見其吐涎不止。手足軟不能動。脉大無力。正合內傷發斑。例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故友孝廉張素安兄尊壺身熱足冷。目腫溇泄。發斑不透。其脉沉細無
力。正合陰症。發斑例用真武湯加人參而愈。此實效法海藏及準繩之
治法也。然舌不燥。神不昏。故可用溫補耳。若夏秋時行疫病。又多有以
大黃黃連下之。而斑出者。蓋內邪之壅塞得通。而斑出。與虛寒之得溫
補以鼓舞而斑出。同一理也。又生平見藍斑二人。一則脉細神昏。辭不
治。其藍斑之大者如碁子。發爛而死。一女人藍斑色如翠羽。咯血齒衄。
舌紅不乾。神不昏。猶可扶行登園。用犀角地黃湯間以大黃微下之。後
竟愈。又按龔雲林治一人。夏月因勞倦。飲食不節。又傷冷飲。得疾。醫以
時證治之。不愈。至十日。苦身體沉重。四肢逆冷。自利清穀。引衣自蓋。氣
難布息。懶言語。此脾受寒濕。中氣不足之病也。口乾。但欲水不欲飲。早
晨身涼而生粟。午後煩躁不欲去衣。昏昏睡而面赤。隱隱紅斑見於皮
膚。此表實裏虛。故內虛則外證。隨時而變。遂用錢氏白朮散加升麻。合
本方之乾葛。甘草以解其斑。少加白朮茯苓以除濕。而利小便。人參藿

香木香以安脾胃。進飲食。兩服而斑退。身溫利止。次服五味異功散。治中湯。一二服。五日得平。此做完顏小將軍暑月內傷發斑治法也。

副樞張息軒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所中。膏其手摩之。決旬。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羣丸。赤腫若鮑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召呂診。呂以關及尺中皆滑數。而且花。因告之曰。脉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花則內癰作。脇之腫癰作膿也。下之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下之。下膿五升許。明日再圖下餘膿立痊。

震按此條以傷寒而變腸癰。雖不多見。亦不可不知。觀其所告之言。兩句出仲景傷寒論。兩句出高陽生脉訣。因思自明以前。皆用此訣。何近賢之痛詆不堪耶。

芮子玉病傷寒。乃陰隔陽證。面赤足踈。躁擾不得眠。而下利。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愈不能決。呂元膺以紫雪。置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

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跖，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

震按此為陰盛隔陽。亦曰下寒上熱。滄州翁以寒藥裏熱藥，與熱藥冷服義同。其理精矣。然閱各家醫案，能識此證者亦不少。至如陰中伏陽，則惟有許學士一案。其治鄉人李信道，頭疼身溫煩躁，指末皆冷，胸中滿惡心，六脉沉伏不見。深按至骨，則若有力。更兩醫矣，皆不識。止用調氣藥許診之，曰：此陰中伏陽也。仲景法中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熱藥以助之，則為陰所隔絕，不能導引真陽。反生客熱，用冷藥則所伏真火愈見漸滅，非其治也。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真火之藥，使水升火降。然後得汗而解矣。乃授破陰丹，二百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驚。許曰：俗所謂換陽也。須臾稍定，略睡。身已得汗。自昏達旦方止。熱退而病除矣。今考破陰丹方，乃硫黃水銀等分，鎔結成砂。加陳皮青皮分兩減半。各為細末，麵糊丸。如桐子大。而用至二百

九非許學士其誰能之。此與陰隔陽用參附者似是而非。從古無人論及。可不謂發仲景之所未發哉。

孫兆治一人傷寒五六日頭汗出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冷心下痞悶大便秘。脉沉緊。或者以為陰結。孫曰。此卽仲景所謂半在表半在裏。脉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也。投以小柴胡湯而愈。蓋四肢冷。脉沉緊。似乎少陰。然少陰多自利。不當大便鞅。沉頭者三陽同聚。若三陰經則至胸而還。今有頭汗出。似乎陽虛。故曰。汗出為陽微。然少陰額上冷汗。則為陰毒矣。故曰。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知非少陰也。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仲景雖不立方。可知其為大柴胡湯矣。此亦陽症似陰之一種也。

一道者患傷寒發熱。汗出多。驚悸。目眩。身戰掉。眾醫有欲發汗者。有作風治者。有欲以冷藥解者。延孫兆至。兆曰。太陽經病得汗而不解。若欲解。必復作汗。腎氣不足。汗不來。所以心悸。目眩。身戰。遂與真武湯三服。微汗自出。卽解。蓋真武湯附子白朮和其腎氣。腎氣得行。故汗得來。仲景云。尺脉

弱者營氣不足不可發汗。以此知腎氣怯則難汗也。

震按此二條深得力於仲景。可與許學士媲美。

滑伯仁治一人病傷寒已經汗下。病去而背獨惡寒。脉細如線。湯熨不應。伯仁以理中湯加薑桂附子大作服。外以萹撥良薑吳茱萸桂椒諸品大辛熱藥為末。薑汁調敷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治法之變者也。

震按此以熱藥外敷。又開一法。

一人七月內病發熱。多服小柴胡湯。惡寒甚。肉瞶筋惕。滑伯仁診之。脉細欲絕。曰此升發太過。多汗亡陽。表虛極而惡寒甚也。肉瞶筋惕者。裏虛極而陽不復也。以真武湯進七八服而愈。

吳綬治一人傷寒未經發汗。七八日。經脉動惕。潮熱來尤甚。其肉不瞶。大便秘結不行。小便赤澀。以手按臍旁鞭痛。此有燥屎也。用加味大柴胡湯下之而愈。

又一人傷寒十餘日。曾三四次發汗過多。遂變肉瞤。身振搖。筋脉動惕。此汗多氣血俱虛故也。用加味人參養營湯二劑而愈。

又一人汗後虛煩不能眠。筋惕肉瞤。內有熱。用加味溫胆湯而愈。可見虛實不同。豈容執一說以施治。

震按肉瞤筋惕四條治法不同。首條載脉三條不載脉。須看其病因病形之不同。分別得清。故用藥恰當。

朱丹溪治一人素嗜酒。因暴風寒。衣薄。遂覺倦怠。不思飲食。至夜大發熱。遍身疼痛。如被杖。微惡寒。天明診之。六脉浮大。按之豁然。左為甚。因作極虛受風寒治之。人參為君。黃芪白朮歸身為臣。蒼朮甘草木通乾葛為佐。使大劑與之。至五貼後。通身汗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覺來諸證悉除。

盧兄年四十九歲。自來大便下血。脉沉遲。面黃神倦者二年矣。九月間。因勞倦發熱。自服參蘇飲二貼。熱退。早起小勞。遇寒。兩手背與面紫黑。昏仆。少時却醒。身大熱。妄語。口乾。身痛。至不可眠。丹溪脉之。三部不調。微帶

數重取虛豁。左手大於右手。以人參二錢半。帶節麻黃。黃芪各一錢。白朮二錢。當歸五分。與三五貼。得睡醒來。大汗如雨。卽安。兩日後。再發脇痛。咳嗽。若睡時。嗽不作。而妄語。且微惡寒。診其脉似前。而左略帶緊。丹溪曰。此體虛。再感寒也。仍以前藥。加半夏茯苓。至十餘貼。再得大汗。而安。後身倦。不可久坐。不思飲食。用補中益氣去涼藥。加神麴。半夏砂仁。五七十貼。而安。一人五月內。大發熱。而謔語。肢體不能舉。喜冷飲。丹溪診其脉洪大。而數。用黃芪茯苓。濃煎如膏。却用涼水調與之。三四服後。病者昏憤如死狀。但顏色不改。氣息如常。至次早方醒。諸證悉退而安。

又治一老人。飢寒作勞。患頭疼惡寒發熱。骨節疼。無汗。妄語時作時止。自服參蘇。飲取汗。汗大出而熱不退。至第四日。診其脉洪數。而右甚。朱曰。此內傷證。因飢而胃虛。加以作勞。陽明雖受寒氣。不可攻擊。當大補其虛。俟胃氣充實。必自汗而解。遂以參芪歸朮陳皮甘草。加附子二片。一晝夜。盡五貼。至三日。口稍乾。言有次緒。諸證雖解。熱尚未退。乃去附。加芍藥。又兩

日漸思食頗清爽間與肉羹。又三日汗自出熱退脉雖不散洪數尚存。朱謂此脉洪當作大論年高而誤汗以後必有虛證見。又與前藥至次日自言病以來不更衣十三日矣。今穀道虛坐努責迸痛如痢狀不堪自欲用大黃等物。朱曰大便非實閉乃氣因誤汗而虛不得充腹無力可努仍用前藥間以肉汁粥及茯苓粥與之翌日濃煎椒葱湯浸下體方大便診其脉仍未斂此氣血仍未復又與前藥兩日小便不通小腹滿悶但仰卧則點滴而出。朱曰補藥未至與前方倍加參芪兩日小便方利。又服補藥半月而安。

震按此四案向列於內傷門以其皆作虛證治也。然外證與傷寒一般。且前二條原因受寒而起自非明眼豈敢用參芪大補少加表藥乎。蓋所憑者在脉虛豁耳。後二條脉洪數不虛豁而亦用補者一憑於肢體不能舉一憑於老年飢寒作勞致病其審證精細非粗人所能及。而一用芪苓煎膏涼水調服。一用參芪歸朮佐附子。一週時進五貼。輕重緩

急。各臻其妙。至謂脉洪當作大論。可見洪與大原有分別。非通用字義。丹溪治一人。年二十。于四月病發熱。脉浮沉皆有不足意。其間得洪數一種。隨熱進退不時。知非傷寒也。因問必是過飲酒毒在內。今為房勞氣血虛乏。而病作耶。曰飲燒酒。喫犬肉。近一月矣。遂用補氣血藥。加乾葛以解酒毒。服一貼。微汗反懈。愈熱如故。因思是病氣血皆虛。不禁葛根之散。乃換枳椇子入前藥內。一貼而愈。

震按脉浮沉皆有不足意。大象是虛矣。間見洪數。隨熱進退不時。此非片刻所能得。故遇疑難證。必須久診。及一日二三次診之。斯病無遁情。下條又是問而知之。知其素有下疳瘡。則脉之弦數為瘡毒矣。誠哉四診不可缺一也。

一人素有下疳瘡。忽頭痛發熱自汗。眾作傷寒治。反劇。脉弦甚。七至重取。則瀉。丹溪曰。此病在厥陰。而與證不對。以小柴胡加龍胆草黃連熱服。四貼而安。

陶節菴治一人傷寒四五日吐血不止醫以犀角地黄湯茅花湯治而反劇陶切其脉浮緊而數曰若不汗出邪何由解進麻黃湯一服汗出而愈或曰仲景言衄家不可汗亡血家不可汗而此用麻黃何也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緣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吐血當分其津液乃愈故仲景又曰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蓋發其汗則熱越而出血自止也

震按吐血而用麻黃湯復引經文以申明其故節菴可為仲景之功臣矣經文衄字向來只作鼻衄解不知吐血為內衄仲景原不鑿定鼻衄也自非節菴活書都作死書讀耳但麻黃湯雖為太陽經正藥然非其時非其經非其人之質足以當之鮮不為害請勿輕試懷抱奇述一醫者素自矜負秋月感寒自以麻黃湯二劑飲之目赤唇焦裸體不顧遂成壞證一藥客感冒風寒用麻黃五錢服之吐血不止而斃此二證亦進黃連解毒犀角地黄湯解救之終不挽回大可駭也

附抱竒一友積勞後感寒發熱醫者好用古方竟以麻黃湯進目赤鼻衄痰中帶血繼以小柴胡湯舌乾乏津懷診之脉來虛數無力乃勞倦而兼陰虛候也誤投熱藥能不動血而竭其液耶連進地黃湯三劑血止神尚未清用生脉散加當歸棗仁茯神遠志神雖安舌仍不生津乃曰腎主五液而肺為生化之源滋陰益氣兩不見效何也細思之因悟麻黃性不內守服之而竟無汗徒傷其陰口鼻雖見血藥性終未發洩故津液不行仍以生脉散加葛根陳皮引之遂得微汗舌果津生後以歸脾湯六味丸而痊。

震按天地人為三才醫者咸知講究天道幽微而司天運氣逐歲變遷人病應之推測殊難然夏宜於涼冬宜於熱到處皆然人亦共曉惟地之水土不同懷氏只就松江地方所見而言推之嘉蘇亦復如是若南京人患傷寒用麻黃者十有三二若江北人不用麻黃全然無效况直隸陝西乎所以內經有散而寒之收而溫之同病異治之論也趙養葵

曰純陽之人。雖冬月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慾無度。大便數日一行。芩連梔栢硝黃。恬不知怪。純陰之人。雖暑月不離複衣。飲食稍涼。便覺腹痛泄瀉。參朮薑桂。時不絕口。此兩等人者。各稟陰陽之一偏。又天令地氣所不能拘。故立方用藥。總貴變通。不獨麻黃一味。令人推敲也。

節菴治一壯年。夏間勞役後。食冷物。夜卧遺精。遂發熱痞悶。至晚頭額時痛。兩足不溫。醫不知頭痛為火熱。上乘足冷。為脾氣不下。誤認外感夾陰。而與五積散汗之。則煩躁口乾。目赤便秘。明日便與承氣下之。但有黃水。身強如瘕。煩躁轉劇。腹脹喘急。舌胎黃黑。已六七日矣。診其脉六七至而弦勁。急以黃龍湯下。黑物甚多。下後腹脹頓寬。躁熱頓減。但夜間仍熱。舌胎未盡。更與解毒湯合生脉散。加生地。二劑熱除。平調月餘而安。

震按此案。可使因遺精而認陰證者。釋其疑。火熱上乘脾氣不下。二語亦辨疑證之金針。

虞天民治一人。四月間得傷寒證。惡寒發大熱。而渴。舌上白胎。三日前身

脊百節俱痛至第四日。惟脇痛而嘔。自利。至第六日。虞診之。左右手皆弦長而沉實。俱數甚。虞曰。此本三陽合病。今太陽已罷。而少陽與陽明仍在。與小柴胡合黃連解毒服三劑。脇痛嘔逆皆除。惟熱猶甚。九日後漸加氣。築痰響聲如拽鋸。出大汗。汗退後身熱愈甚。法當死。視其面上有紅色。潔淨而無賊邪之氣。言語清亮。間有譫語。而不甚含糊。虞故不辭而復與治。用涼膈散倍大黃。二服後。視其所下。復如前。自利清水。其痰氣亦不急。與大承氣湯合黃連解毒湯。二服。其所下亦如前。此蓋結熱不開。而燥屎不來耳。復以二方相間。日三四服。至五貼。始得結屎十數塊。痰氣漸平。熱漸減。至十五日。熱退氣和而愈。

震按吳又可溫疫論以承氣合白虎。於數日內連服連下。今人多有宗其法以救危病者。觀花溪此案。先開其端。然愚者奉為捷徑。鹵莽滅裂。亦不少矣。試讀仲景陽明少陰篇中。急下可下。微和更與等義。緩急輕重。法詳且密。吳又可連下之法。亦不過仲景法中之一法耳。未可以一

法廢諸法也。卽如許學士治一家病者兩人，皆旬日矣。一則身熱無汗，大便不通，小便短澀，神昏而睡。診其脉長大而實，用承氣下之而愈。一則陽明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利，津液少，口乾燥，其脉大而虛，作鑿煎導之下，燥糞得溏利而解。其家曰：皆陽明不通，何以治之？異許曰：二證雖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蕩滌，五藏為無津液也。然則傷寒脉證大同小異之間，卽宜分別斟酌，奈何以溫疫論為捷徑哉。

一人年四十五，正月間路途跋涉勞倦，發熱，身體略痛，而頭不痛，自以為外感，而用九味羌活湯三貼，汗出熱不退。前後又服小柴胡湯五六貼，熱愈甚。經八日，延虞診視，至卧榻前，見煎成湯飲一盞，在案問之，乃大承氣湯將欲飲，切其脉，右三部浮洪，略弦而無力，左三部略小，亦浮軟不足。虞曰：汝幾自殺。此內傷虛證，服此藥大下必死。伊曰：我平生元氣頗實，素無虛損，證明是外感無疑也。虞曰：將欲作陽明內實治，而下之歟？脉既不沉實，又無舌乾潮熱譫語等證，將欲作太陽表實治，而汗之歟？脉雖浮洪而

且虛又無頭痛脊強等證。今經八日。非表非裏。汝欲作何經治之乎。伊無以答。乃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大劑與之。是夜連進二服。天明往診。脈略平和。伊猶疑屬前效。欲易外感退熱之藥。虞曰。前藥再飲二服不效。當罪我。又如前二服。脈證俱減半。伊始曰。我幾悞矣。去附子。再煎二貼與之。熱退氣和而愈。但體猶困倦如前。服前藥二十餘貼。始得強健。

震按此案與前案迥然不同。同一汗後熱愈甚。同一涼解熱不退。彼則連用寒下。此則連用溫補。合觀之。自益人神智。而此案非表非裏之論。尤足為辨證之準繩。

郭雍治一人。盛年恃健。不善養。過飲冷酒。食肉兼感冒。初病即身涼自利。手足厥逆。額上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偃卧不能轉側。却不昏憤。亦不恍惚。郭曰。病人其靜並不昏妄。其自汗自利。四肢逆冷。身重不能起身。痛如被杖。皆為陰證無疑。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三陰交。未應。加服九鍊金液丹。利厥汗皆少止。若藥艾稍緩。則諸證復出。如此進退者。凡三日夜。

陽氣雖復。證復如太陽病。未敢服藥。靜以待汗。二三日復大煩躁。飲水。次則讖語。斑出。熱甚。無可奈何。乃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如此者。

震按此案與前二案又復不同。陰陽反覆如此。誠不可一途而取。

薛院使已治一人。年七十九。仲冬將出行。少妾入房。致頭痛發熱。眩暈喘急。痰涎壅盛。小便煩數。口乾引飲。偏舌生刺。縮斂如荔枝。然下唇黑裂。面目俱赤。煩躁不寢。或時喉間如烟火上冲。急飲涼茶少解。已瀕於死。脉洪大而無倫。且有力。捫其身。烙手。此腎經虛火遊行於外。投以十全大補合六味地黃湯。生脉散。再加附子。服一劑。熟寢良久。脉證各減三四。再與八味丸服之。諸證悉退。後畏冷物而痊。

震按少妾入房病者之隱事。頭痛發熱。必自疑感冒外邪。觀其口渴舌刺等證。及脉洪大有力。醫者必以溫疫論傷寒直格一致思矣。白虎瀉心。死復何疑。此惟張景岳可與談心。

張景岳曰。余在燕都。治一王生。患陰虛傷寒。年出三旬。而舌黑之甚。其芒刺乾裂。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脈則無力。神則昏沉。羣醫謂陽證。陰脈必死無疑。余察其形氣未脫。遂以甘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涼水。以滋其標。蓋水為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若苦寒傷氣者之比。故於津液乾燥。陰虛便結。而熱渴火盛之證。亦所不忌。由是水藥並進。前後凡人參熟地輩各一二觔。附子肉桂各數兩。冷水亦一二斗。然後諸證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復矣。但察其舌黑。則分毫不減。余甚疑之。莫得其解。再後數日。忽舌上脫一黑殼。而內則新肉燦然。始知其膚腠焦枯。死而復活。使非大為滋補。安望再生。若此一證。特舉其甚者紀之。此外凡舌黑用補。而得以保全者。蓋不可枚舉矣。所以凡診傷寒者。當以舌色辨表裏。以舌色辨寒熱。皆不可不知也。若以舌色辨虛實。則不能無誤。蓋實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能黑。以水虧而枯也。若以舌黃舌黑。悉認為實熱。則陰虛之證。萬無一生矣。

楊乘六治吳長人於三月初身大熱口大渴唇焦裂目赤色兩顴嬌紅語
妄神昏手冷過肘足冷過膝其舌黑滑而胖其脉洪大而空一醫欲用白
虎楊曰身雖壯熱如烙而不離覆蓋口雖大渴引飲而不耐寒涼面色雖
紅却嬌嫩而游移不定舌胎雖黑卻浮胖而滋潤不枯如果屬白虎則更
未有四肢厥冷而上過乎肘下過乎膝六脉洪大而浮取無倫沉取無根
者也此為格陽戴陽若用白虎必立斃矣遂以大劑八味加人參濃煎數
碗冷飲諸證乃退繼以理中加附子六君加歸芍各數劑調理而愈

又治歸安醫者張學海疲於臨證微寒壯熱頭痛昏沉服發散藥數劑目
直耳聾口渴便閉改用瀉火解毒等劑熱勢尤熾油汗如珠謔語撮空惡
候悉具雲峰觀之其脉洪大躁疾而空其舌乾燥焦黃而胖楊曰證有真
假憑諸脉脉有真假憑諸舌果係實證則脉必洪大躁疾而重按愈有力
者也果係實火則舌必乾燥焦黃而斂束且堅卓者也豈有重按全無脉
者而尚得謂之實證滿舌俱胖壯者而尚得謂之實火哉用養營湯參附

各三錢服後得睡熱退舌變紅潤而愈。

震按楊氏謂陰虧而乾燥其舌必堅斂火旺而焦黑其舌必蒼老萬無乾燥焦黑屬陰虛火旺而舌見胖嫩者說亦奇矣實未曾試不敢輕信李士材治韓茂遠傷寒九日以來口不能言目不能視體不能動四肢俱冷皆曰陰證士材診之六脉皆無以手按腹兩手護之眉皺作楚按其跌陽大而有乃知腹有燥屎也與大承氣湯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體能動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絕之證耶。

震按六脉無而診跌陽鑒於仲景之自敘讀書誠有用也。

王月懷傷寒至五日下利不止懊懣腹脹諸藥不效有以山藥茯苓與之慮其瀉脫也士材診之六脉沉數按其臍則痛此協熱自利中有結糞小承氣倍大黃服之果得結糞數枚利遂止懊懣遂安。

儒者吳君明傷寒六日譫語狂笑頭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眾議承氣湯下之士材診其脉浮而大因思仲景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

熱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與桂枝湯。眾皆咋舌。以譖狂為陽盛。桂枝入口。必斃矣。李曰。汗多神昏。故發譖妄。雖不大便。腹無所苦。和其榮衛。必自愈耳。遂違眾用之。及夜而笑語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病變多端。不可膠執。向使狐疑。而用下藥。其可活乎。

震按。自利而用承氣湯。譖語而用桂枝湯。仲景集中。原有此法。只要認得真耳。

盧子由治梁秀才。於三月間。作文受寒。服發散藥十餘貼。熱盛汗多。蒸蒸如雲霧。高一二尺。濕透衣被。日易十數番。十四日昏不識人。舌短眼瞽。脉浮大無倫。乃先以溫粉撲周身。使汗孔收斂。次用人參五錢。生附三錢。煎服。便能識人。惟言語譖妄。七日始蘇。有客問曰。浮表脉也。熱盛神昏。舌短眼瞽。邪盛也。何竟以溫補收功。子由曰。凡治病。先求其本。不可泥其形證。如寒水為邪。必然心火受病。此病原從思慮受寒。攻為心火。不及而受水侮。是謂之本。况多行發散。重虛其心。心液既已散漫。精神便無主宰。故用

黑附順從水色而橫助大力。人參轉回陽氣而保定精神。然非先固其外則內無旋理。此予治法先後之旨也。

震按思慮受寒為心火不及而寒水侮之。議論頗新奇。治法卻平正。至謂黑附形從水而性助火。說反陳腐矣。

繆仲淳治銓部章衡陽患熱病頭痛壯熱渴甚且嘔鼻乾燥不得眠其脉洪大而實。一醫曰陽明症也。當用葛根湯。仲淳曰陽明之藥表劑有二一為葛根湯一為白虎湯。不嘔吐而解表用葛根湯。今吐甚是陽明之氣逆升也。葛根升散用之非宜。乃與大劑白虎湯加麥冬竹葉。醫駭藥太重。仲淳曰虞荆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二十萬則奔還矣。別後進藥。天明遂瘥。一僕受寒發熱頭痛如裂。兩目俱痛。渾身骨節痛。下部尤甚。狀如刀割。不可忍。口渴甚。大便日去一次。胸膈飽脹不得眠。已待斃矣。仲淳曰此太陽陽明病也。貧人素多作勞。故下體疼痛尤甚。以石膏一兩五錢。麥冬八錢。知母三錢。乾葛三錢。竹葉一百片。解陽明之熱。羌活二錢五分。去太陽之

邪。大瓜萹實半個。枳桔各一錢。疏利胸膈之留邪。四劑而愈。

王肯堂治太史余雲衢。向來形氣充壯。飲啖兼人。忽於六月患熱病。肢體不甚熱。而間揚擲手足如躁擾狀。昏憤不知人事。時發一二語不可了。而非譫也。脈微細欲絕。有謂是陰證宜溫者。有謂當下者。皆取決於王。王曰。若陽病見陰脈。在法為不治。然素稟如此。又值酷暑外燻。酒炙內炎。宜狂熱如焚。脈洪數有力。而此何為者。豈熱氣怫鬱不得伸。而然耶。且不大便七日矣。姑以大柴胡湯下之。時大黃止用二錢。又孰煎而太醫王雷菴力爭以為太少。金壇曰。如此脈證。豈宜峻下。待其不應加重可也。及服藥大便秘行。脈已出手足溫矣。繼以黃連解毒湯數服而平。此卽劉河間傷寒直格所謂蓄熱內甚而脈道不利。反致脈沉細欲絕者。通宜解毒合承氣下之。俗醫不知。認為陰寒多致危殆者是也。

震按以上三條治法。漸與今人相近。蓋世運風氣使然。原不必過為好

奇也。

俞嘉言治徐國珍傷寒六七日身寒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
門牖洞啟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急治承氣將服俞診其脉
洪大無倫重按無力乃曰是為陽虛欲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觀其得水
不欲燕而尚可燕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
不可救矣即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
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
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震按此條脉大無倫重按無力與李士材治吳文哉案同較之金壇之
案何以別之須看王案脉微細欲絕喻李二案脉浮大沉小也喻案有
救水不欲燕一證可據王案則壯盛人病於暑月醉飽之後可疑也若
薛院使案脉大無倫且有力舌刺唇黑頻飲涼茶全似陽證陽脉其可
據者高年御女氣喘弱頰也

附葛可久治一士人得傷寒病不得汗比葛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葛

就梓置水中良久乃出之裹以重綿得汗解。又類編載婺源程元章夫婦皆嗜蟹一婢奉命屠一大者觀其伸縮顫悸為之不忍解縛縱入後池也。廣且深夫婦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病發狂奔躁不納粥飲體倦昏憤家人謂不可瘞昇置池上茅亭半夜後忽覺心下開豁四肢清快惟身上皆是濕泥草復靜伺之見巨蟹自池出啣水藻浮萍遍覆其體因得外涼內爽也。天明霍然入室詳述其事程夫婦感動不復食蟹。洪作霖夢弼言熱證之極梓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青布互熨之為妙。不謂水族細微亦能知此。此放生之報。震按此二則全似小說然亦可以增益見識使知道理無窮切勿執泥也。但梓置水中終屬荒唐設遇欲求入井之徐國珍不竟殺之乎。

喻嘉言治陸平叔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遂寒熱頓作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為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月昏昏嘿嘿家已治水漫

延西昌診之。脉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與陽明中風條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此例。但未至於不尿。腹滿加噦耳。西昌以為脉未大壞。九分可治。但筋脉牽掣不停。祇恐手足痿廢。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然仲景止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因以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取荊防麻薄。桂梗為表藥。硝黃芩翹。施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內有芎歸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脉。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即覺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脉不為牽掣。但陽明胃脉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加柴胡花粉。栝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唇外。吮神識始漸清。粥飲始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床。經一月始散步於地。略一過啖。即腹痛便泄。儼似虛證。西昌全不反顧。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憊。然後改用萎蕤二冬。略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緣此

證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合為一所以神識昏嘿又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脈失養而動惕不寧耳外邪錮於陽明則其土為火燔之焦土灰砂之燥土矣非藉北方之水何以潤澤枯槁故初用苦寒繼用甘寒正如霖雨露霖方得復其稼穡之恒也

震按此案其審察病機如武侯用兵綸巾揮扇其發明道理如深公說法頑石點頭真名醫佳案也原文甚長僭為節錄

附外感過汗禁食變證

喻嘉言告門人曰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

忽喚婢作伸冤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迫無奈令進參湯不可捷得遂以白朮三兩熬濃汁一碗與服即時安妥况人參之力百倍白朮耶

宗明蔣中尊病傷寒臨危求肉汁淘飯半碗食畢大叫一聲而逝人以問西昌答曰向見其滿面油光知其神采外揚非永壽之人也且以比

頑體虛宵征海面其病純是內傷而外感不過受霧露之氣耳霧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分清道原不傳經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惟培元氣厚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為太陽證悞表其汗則內傷轉增而危殆必至矣且內傷之人一飽一飢早已生患又悞認傷寒而絕其食已虛益虛致腹中餒憊求救於食食入大叫一聲者腸斷而死也如飢民仆地卽死氣從中斷不相續耳設果邪重外邪與正交爭當先昏惑不省矣故臨危索飯之時不以飯進而以獨參湯尚可救之震按今人一有寒熱輒喫山查麥芽湯甚至服內消丸備急丸等以攻傷其胃外邪乘虛內入致病變劇不知食不為害以邪為害不解其邪專消其食謬矣盲師治發熱不問外感內傷一概禁絕飲食尤為大謬外感未傳陽明仍宜進食如桂枝湯啜熱稀粥以助汗是也已傳陽明自不欲食然少進熱稀粥亦無礙若內傷證始終不可禁食禁食而又加剋伐無不殆矣蔣中尊其前車之鑒歟

慎柔和尚治薛理還僕遠行忍飢。又相毆脫力。時五月初。遂發熱。譫語。服過補中益氣及五苓數劑不效。慎柔診之。六脉俱無。乍有則甚細。其外證則面赤。譫語口碎。一醫曰。陽病見陰脉。證在死例。慎柔曰。當以陽虛從脉。舍證治之用。附子理中湯。冷服二貼。脉稍見。四貼則脉有神。而口碎愈矣。六貼則脉如常。但譫語未已。慎柔曰。脉氣已完復。而譫語不休者。胃有燥糞。以猪胆汁導之。果下燥結。譫語遂平。

張路玉治范求先患傷寒。惡寒三日不止。已服過發散藥二劑。至第七日。躁擾不寧。六脉不至。手足厥逆。張診之。獨左寸厥厥。動搖。知是欲作戰汗之候。令勿服藥。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若誤服藥。必熱不止。果如其言而愈。

震按慎柔案與海藏治侯輔之同一例。與金壇治余雲衢大相反。必須細玩體貼。因憶準繩敘丹溪諸案而誌之。曰。盧兄汗後再發熱。妄言。呂仲修汗後熱不退。亦妄言。陶明節熱退後不識人。言謬妄。皆用參芪木

歸附子等補劑而愈。信哉。謔語屬虛者十居八九。今觀此案以溫補得口碎愈。脉如常。而謔語不休。仍責之胃有燥矢。與傷寒論中證象陽旦篇末云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謔語。大旨相同。是虛寒證之謔語。與不因虛寒而謔語。其辨誠難矣。彙而計之。蓋有三路焉。一係邪傳陽明。熱邪與燥矢搏結而謔語。三承氣承氣合白虎之一路也。一係內是虛寒。外象實熱而謔語。丹溪所治。金壇所述之一路也。一係病本虛寒。恰挾宿食。因身熱燻為燥矢而謔語。此案及陽旦證之一路也。醫者孰有燃犀之照乎。投藥一差。死生反掌。故傷寒及溫熱病。均為大病。有今日許以無害。明日忽然溘逝者。有操券斷其必死。淹延竟得全生者。不比風癆臑膈病。雖危篤。尚可從容商其緩急。所以仲景自序云。若能尋予所集。思過半矣。明示天下後世。以傷寒難治。傷寒論難讀也。苟非難讀。何待尋乎。張案亦六脉不至。病情又別。難乎難乎。可不尋乎。

震按傷寒為大病。治法為最繁。言之不勝言也。必熟讀仲景書。再徧讀

後賢諸書臨證方有把握。仲景書為叔和編次，或有差悞，而聊攝註解殊覺穩當。續註者張卿子、王三陽、唐不巖、沈亮宸、張兼善、張隱菴、林北海諸人，總不越其範圍。自方程喻三家各以己意佈置，而仲景原文從此遂無定局。三註互有短長，大約程不及方，方不及喻。然喻註太陽經分三大綱，以悞汗悞下結胸畜血發黃等證分隸兩門，似乎界限井然。誰知以之治病，全用不着。蓋病初起時，必將營衛分別。過半月後，殊難追溯，何以指其此，由中風傳變，此由傷寒傳變，此由風寒兩傷傳變哉。傳變之證，虛實寒熱，猶恐模糊。又要恰合三綱，此能言而不能行者也。魏栢鄉、周禹載、沈日南等俱宗之，亦徒悅服於空言，而未嘗以之試驗耳。盧子由疏鈔金錒，不派三綱，添出氣化形層標本四大等說，愈覺支離。愈入迷網，其臟結諸案，幾如牛鬼蛇神。柯韻伯將兩家並譏，不亦宜乎。韻伯傷寒論翼，固屬出奇高論，所謂讀書具隻眼，不蹈前人窠臼者。微嫌其論六經盡翻前案，欲立異以驚人，究屬紙上談兵也。從來註傷

寒論者俱是順文註釋。若遇不可通處。或敷衍混過。或穿鑿文飾。既不
明道理之是非。何以為臨證之運用。惟程扶生經註頗明白易曉。然亦
不敢直指原文之差悞。至柯氏來蘇集始放膽刪改。雖覺僭妄頗堪嘉
惠。後學而以方名編次。又是一局。徐靈胎傷寒類方實宗其式。簡潔明
淨。以少許勝人多許。較之程郊倩之繁詞。一可當百。沈堯封傷寒論亦
以少勝多者。用六氣為提綱。將平脉辨脉編入其中。別開生面。其論大
青龍湯發前人所未發。一洗風寒兩傷營衛之陋說。左傳云拔戟自成
一隊。此書似之。而刪改本文。非其志也。予細繹柯氏刪改處。萬不及

欽定醫宗金鑑傷寒論之精當。先刊仲景原文。另立正誤存疑二篇。應改者
註小字於旁。可刪者插諸條於後。是非判然。智愚皆曉。真苦海之慈航。
昏衢之巨燭也。江西舒詔傷寒集註大半斥為偽撰。并取數方。痛加詆
毀。別擬方以換之。此亦救世婆心。特未免於狂妄。以視汪琥將陰陽二
候。分為二編。各補後賢之方。其意均欲使初學者不泥古方以害人。而

汪猶拘謹舒則放縱矣。此外註家尚多。如錢氏溯源集。陳明伯集註。尚有發明處。其餘碌碌因人。殊不足道。茲舉夫各立格局。各登議論者。敘述於右。以便同志之誦習焉。要之讀書與治病。時合時離。古法與今方。有因有革。善讀書斯善治病。非讀死書之謂也。用古法須用今方。非執板方之謂也。專讀仲景書。不讀後賢書。譬之井田封建。周禮周官。不可以治漢唐之天下也。僅讀後賢書。不讀仲景書。譬之五言七律。崑體宮詞。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頌也。故吳綬蘊要。節菴六書。王宇泰傷寒準繩。張路玉傷寒緒論。俱有裨於後人。卽有功於仲景。學者誠能以所引諸書。廣為探索。則所選諸案。皆堪尚友矣。

勞復

食復

女勞復

陰陽易

許學士云。記有人傷寒得汗。病退數日。忽身熱自汗。脉弦數。心不得甯。真勞復也。予診之。曰。勞心之所。致神之所舍。未復其初。而又勞傷其神。營衛失度。當補脾以解其勞。庶幾得愈。授以補脾湯。合入小柴胡。或者難曰。虛

則補其母。今補其子。何也。予曰。子不知虛勞之異乎。難經曰。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此虛當補。母人所共知也。千金曰。心勞甚者補脾氣以益之。脾王則感之於心矣。此勞則當補子。人所未聞也。蓋母生我者也。子繼我而助我者也。方治其虛則補其生我者。與錦囊所謂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同義。方治其勞則補其助我者。與荀子言未有子富而父貧同義。此治虛與勞所以異也。

滑伯仁治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滿欬而多汗。滑診其脉。兩手皆浮而緊。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理數日愈。其時眾醫以病後虛憊。且圖溫補。伯仁曰。法當如是。因違眾用之。

王海藏治李良佐子病。太陽證。尺寸脉俱浮。數按之無力。謂其內陰虛。與神朮加乾薑湯。愈後再病。海藏視之。見神不舒。垂頭不欲語。疑其有房過。問之。犯房過乎。必頭重目暗。曰然。因與大建中。三四服。外陽內收。脉反沉。

小。始見陰候。又與已寒加芍藥茴香等九五六服。三日內約服六七百丸。脉復生。又用大建中接之。大汗作而解。

侯國華病傷寒。四五日。身微斑。渴飲海藏診之。沉弦欲絕。厥陰脉也。服温藥數日。不已。又以薑附等藥。陽回脉生。因渴私飲水一盃。脉復退。但頭不舉。目不開。問之則犯陰易。若只與燒裊散。恐寒而不濟。遂煎吳茱萸湯一。大碗調燒裊散連進二服。作大汗。兩晝夜而愈。

張路玉治馮茂之。夏月陰陽易。而腰痛。少腹急煩躁。譫妄。舌色青紫。而中有黃胎腫裂。雖渴欲冷飲。而舌却不甚乾。心下按之。鞭痛。噯而失氣。此挾宿食也。所可慮者。六脉虛大。而兩尺則弦。按之皆無根耳。遂以逍遙湯加大黃一劑。下黑穢甚多。下後諸證悉除。但少腹微冷作痛。又與燒裊散一服。煎五苓散送下而安。

附范汪方云。故督郵顧子獻得病已瘥未健。詣華專視脉。專曰。雖瘥尚虛。未平復。陽氣不足。勿為勞事也。諸勞尚可。女勞即死。當吐舌數寸。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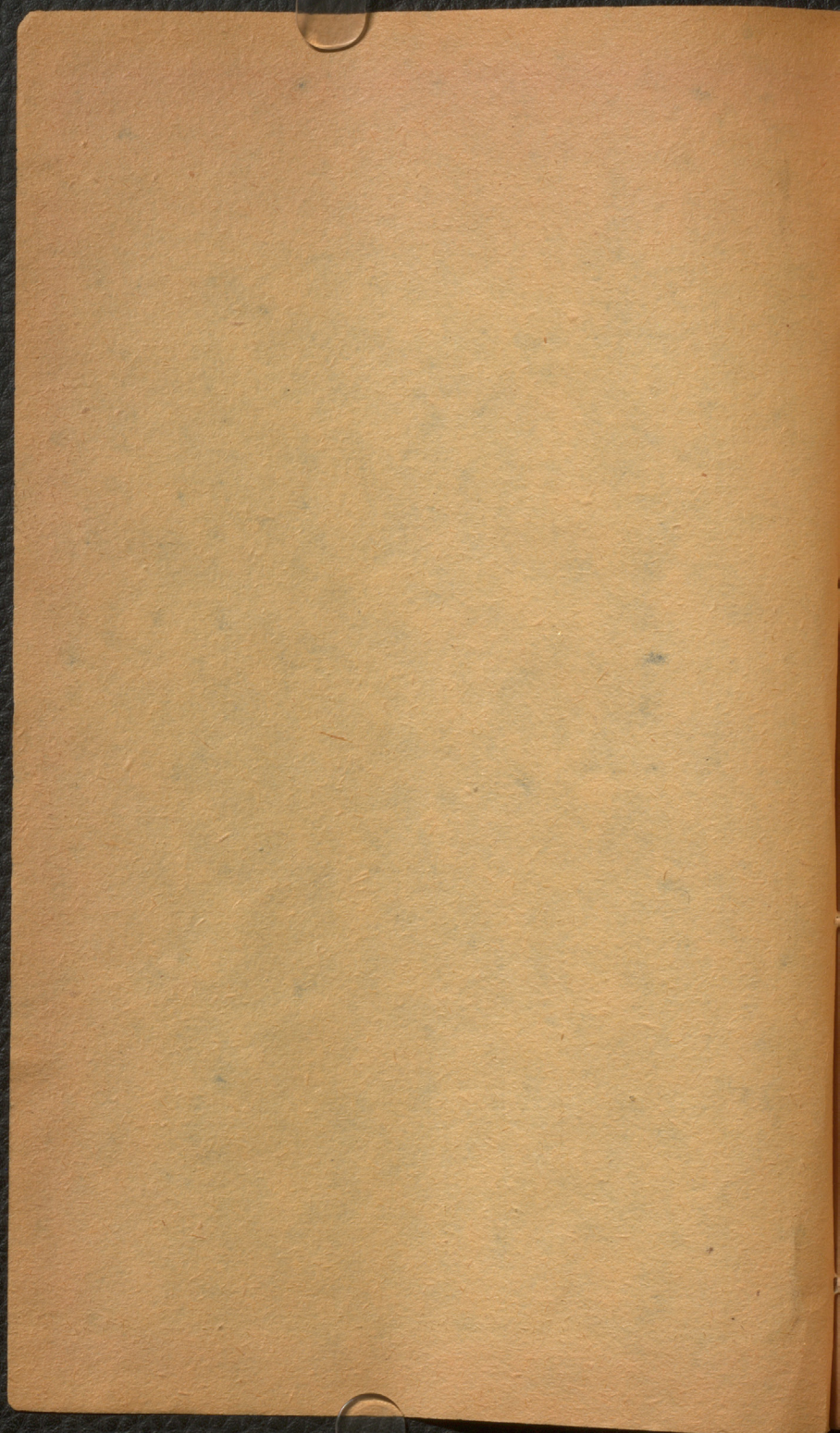
婦聞其瘥從百餘里來省之住數宿因與交接一二日死巢氏病源論曰婦人傷寒雖瘥未滿百日氣血骨髓未牢實而合陰陽當時雖未覺惡經日則令百節解離經絡緩弱氣血虛骨髓空恍恍吸吸起居仰人飲食如故是其證也丈夫亦然。

千金方云婦人溫病雖瘥未平復血脈未和尚有熱毒而與之交接受得病者為陰陽易醫者張苗說有婢得病瘥後數日有六人姦之皆死。

震按學士櫻甯二案均為勞復而有虛實之不同海藏二案皆女勞復而次案云犯陰易則悞合觀張路玉案亦有寒熱之不同夫陽陰易女勞復因雖同而病則異易者以不病之人易其人之病不過餘邪乘虛而入故燒棍散導其邪使從來路而去也復者病方瘥人尚虛女勞則虛而益虛病乃重發故多死也若現虛寒之象猶可以大劑參附挽回之若現實象熱象與虛熱象補陽則勢不相合養陰又迫不及待奚自求生至如巢氏所云乃女勞傷非女勞復也勢頗緩矣張苗之婢不死

於姦之者而姦之者皆死是天道惡淫又出於醫理之外者矣

古今醫案按卷第一終



K952

1909

V. 1